

古
今
小
說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太平時節元宵夜

千里燈毬映月輪

多少王孫并士女

綺羅叢裏盡懷春

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十分富盛且說在京一箇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箇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裏真香心事封

鮫鮪一幅淚流紅

殷勤聊作江妃佩

贈與多情置袖中

詩尾後又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是也張生吟諷數次歎賞久之乃和其詩曰

濃麝因知玉手封

輕綺料比杏腮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

已勝襄王魂夢中

自此之後張生以時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間烏飛電走又換新正將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籃後門果見車一輛燈掛雙鴛鴦呵衛甚衆張生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首

或先或後近軍吟諫云

何人遺下一紅綃

暗遣吟懷意氣饒

料想佳人初失去

幾回纖手摸福腰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遂
啟簾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閒雅愈覺動情遂令
侍女金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
失所在次夜生復伺於舊處俄有青蓋舊車迤邐而
來更無人從車前掛雙鴛鴦燈生覩車中非昨夜相
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
見尼轉手而招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

曰何歸遮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燈列宴。尼乃卸去道裝，忽見綠簾堆雲，紅棠映月，生女聯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後，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香囊紅綃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都往來人衆，偏落君手，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曰：當時得之，亦曾奉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真我夫也。於是與生就枕極盡歡娛，頃而雞聲四起，謂生曰：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之妾，員外老病經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願遇一良人，成其夫婦，幸得見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計脫身，不可復入，此身已屬之君，情願生死相隨，不

然將置妾於何地也。生日：我非木石，豈忍分離？但尋思任計，若事發相連，不若與你懸梁同死。雙雙做風流之鬼耳。說罷，相抱悲泣。老尼從外來，曰：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何必做沒下稍事？生女雙雙跪拜求計。老尼曰：汝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可得盡終世之情也。女與生俯首受計。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付生日：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還官人，以爲路資。生亦回家收拾細軟，打做一包，是夜拜別了老尼。雙雙出門，走到通津郡中，借宿次早，願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諧老。

百年正是

意似鸞鴛飛比翼

情同鸞鳳舞和鳴

今日爲甚說這段話却有箇波俏的女子也因燈夜遊玩撞着箇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燈初放夜人初會

梅正開時月正圓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張雙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箇輕俊標致的秀士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試來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餘正逢着上元佳節舜美不免開閉房門遊玩

則箇况杭州是箇熱鬧去處怎見得杭州好景柳營
鄉有首望海潮詞單道杭州好處詞云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
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
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重湖疊
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絃管弄晴菱歌泛
夜嬉嬉的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
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到鳳池賒

舜美觀看之際勃然興發遂口占如夢令一詞以解
懷云

明月娟娟，篩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試尋燈約，伴
六橋行走，回首回首，樓上玉人知否。

且誦且行之次，遙見燈影中，一箇丫鬟，肩上斜挑一
盞彩鸞燈，後面一女子，冉冉而來。那女子生得鳳髻
鋪雲，蛾眉掃月，生成媚態，出色嬌姿，舜美一見了那
女子，沉醉頓醒，竦然整冠，湯旌樣搖擺過來，爲甚的
做如此模樣。元來調光的人，只在初見之時，就便使
箇手段，凡泮水相逢，有幾般討探之法。做子弟的聽
我把調光經表白幾句。

雅容賣俏，鮮服誇豪，遠戲近觀，只在雙眸傳遞，捱

肩擦背全憑健足跟隨我既有意自當送情他若
留心必然答笑點頭須會咳嗽便知緊處不可放
遲閒中偏宜着鬧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
冷面撇清還察其中真假回頭攬事定知就裏應
承說不盡百計討探湊成來十分機巧假饒心似
鐵美得意如糖

說那女子被舜美撩美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
了腿也蘇了脚也麻了癡呆了半晌四目相睜面回
有情那女子走得緊舜美也跟得緊走得慢也跟得
慢但不能交接一語不覺又到衆安橋橋上做賣做

買東來西去的挨擠不過過得象安橋失却了女子
所在只得悶悶而回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
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心裏丟不下那箇女
子思量再得與他一會也奴你看世間有這等的癡
心漢子實是好笑正是

半、牕、花、影、模、糊、月

一、段、春、愁、惹、摸、人

舜美甫能勾推到天明起來梳裹了三次已畢只見
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燈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
關閉房門逕往夜來相遇之處立了一會轉了一會
等了一會靠了一會呆了一會只是等不見那女子

來送詞如夢令一詞消遣云

燕賞良宵無寐笑倚東風殘醉未審那人兒今夕
玩遊何地留意閒意幾度欲歸還滯

吟畢又等了多時正爾要回忽見小鬟挑着彩鸞燈
同那女子從人叢中挨將出來那女子瞥見舜美笑
容可掬况舜美也約摸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逕
往鹽橋進廣福廟中拈香禮拜已畢轉入後殿舜美
隨於後那女子偶爾回頭不覺失笑一聲舜美呆着
老臉陪笑起來他兩箇挨扶擦擦前前後後不復顧
忌那女子回身揜袖中遺下一箇同心方勝兒舜美

會意俯而拾之就於燈下拆開一看乃是一幅花箋
紙不看萬事全休只因看了直教一箇秀才害了一
二年鬼病相思險些送了一條性命你道花箋上寫
的甚麼文字原來也是箇如夢令詞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掛彩鸞燈正是
兒家庭戶那步那步千萬來宵垂顧

詞後復書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
日父母兄嫂趕江干舅家燈會十七日方歸此妾與
侍兒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駕少慰鄙懷妾當
焚香掃門迎候翹望妾劉素香拜東拜笑看了多時

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尋美步歸邸舍一夜無眠
次早又是十五日、拜美推至天晚便至其處不敢造
次突入乃成如夢令一詞來往歌云

漏滴銅壺聲咽風送金猊香烈一見彩鸞燈頓使
狂心頓熱應說應說昨夜相逢時節

女子聽得歌聲掀簾而出果是燈前相見可意人兒
遂迎迓到於房中吹滅銀燈解衣就枕他兩箇正是
曠夫怨女相見如餓虎逢羊蒼蠅見血那有工夫問
名叙禮且做一班半點兒事有南鄉子詞一首單題
着交歡趣向道是

粉汗濕羅衫爲雨爲雲底事忙兩隻腳兒肩上闊
難當聳感春山入醉鄉 忒殺太顛狂口口聲聲
叫我郎舌送丁香嬌欲滴初嘗非蜜非糖滋味長
兩箇講歡已罷舜美曰僕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
凡遇仙自思白面書生愧無纖毫奉報素香撫舜美
背曰我因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裏金珠舜美稱
謝不已素香忽然長歎流淚而言曰今日已過明日
父母回家不能復相聚矣如之奈何兩箇沉吟半晌
計上心來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兩地未
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遠族

見在鎮江五條街開箇招商客店可住依馬素香應允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粧做一箇男兒打扮與舜美携手迤邐而行將及二鼓方繞行到北關門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許多時光只爲那女子小小一雙脚兒只好在廊廡緩步芳徑輕輕擎擡繾綣之中出沒湘裙之下脚又穿着一雙大靴教他跋長途登遠道心中又慌怎地的拖得動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兩下不免撒手前後隨行出得第二重門被人一湧各不相顧那女子逕出城門從半塘橫去了舜美慮他是婦人身體柔弱挨擠

空美不濟

這此處
定式容易
了不成話
也

不出去、還在城裏、也不見得急回身尋問、把門軍士
軍士說道、適間有箇少年秀才尋問同輩、回未半里
多地、舜美自思一條路往錢塘門、一條路往師姑橋
一條路往褚家堂、三四條又路往那一條好、躊躇半
晌、只得依舊路趕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門已
閉了、悄無人聲、急急回至北關門、門又閉了、整整尋
了一夜、巴到天明、挨門而出、至新馬頭、見一夥人圍
得緊緊的、看一隻繡鞋、兒舜美認得是女子脫下之
鞋、不敢開聲、家人說不知何人家女孩兒爲何事來
溺水而死、遺鞋在此、舜美聽罷、驚得渾身冷汗、復到

舜美此者
可死

城中探信滿城人喧嚷皆說十官子巷內劉家女兒
被人拐去又說投水死了隨處做公的緝訪這舜美
自因因... 晝夜辛苦不曾喫此飯食况又痛傷那
女子死於非命回至店中一臥不起寒熱交作病勢
沉重將危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多病多愁損少年

且不說舜美臥病在牀却說劉素香自井關門失散
了舜美從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馬頭自念舜美
尋我不見必然先往鎮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脫下
一隻繡花鞋在地爲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趕故

舜美此行
其情決實
是大有人
人又且有
才石智作

托此相示以絕父母之念。素香秉夫未明質舟沿流而去數日之間雖水火之事亦自謹慎稍人亦不知其爲女人也。比至鎮江打發舟錢登岸隨路物色訪張舜美親族又忘其姓名居止問來問去看看日落山腰又無宿處偶至江亭少憇之次此時乃是正月二十二日况是月出較遲是夜夜色蒼然漁燈隱映不能辨認咫尺素香自思爲他拋離鄉井父母兄弟又無消息不若從浣紗女遊於江中哭了多時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覺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來遂移步凭欄四顧澄江渺茫千里正是

一江流水三更月

兩岫青山六代都

素香嗚嗚咽咽自言自語自悲自歎不覺亭角暗中
走出一箇尼師向前問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
香聽罷答曰荷承垂問敢不實告妾乃浙江人也因
隨良人之任前往新豐却不想慢藏誨盜稍子因賤
良人囊金賤妾容貌輒起不仁之心良人婢僕皆被
殺害獨留妾一身稍子欲淫污妾妾誓死不從次日
稍子飲酒大醉妾遂着先夫衣冠脫身奔逃偶然至
此素香難以私奔相告假托此一段說話尼師聞之
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歸遲天遣到此亭中與

娘子相遇真是前緣娘子肯從我否素香曰妾身回
視家鄉千山萬水得蒙提挈乃再生之賜尼師曰出
家人以慈悲方便爲本此分內事不必慮也素香拜
謝天明隨至大慈菴屏去俗衣束髮簪冠獨處一室
諸品經呪目過輒能成誦旦夕參禮神佛拜告白衣
大士并持大士經文哀求再會尼師見其貞順自謂
得人不在話下再說舜美在那店中延醫調治日漸
平復不肯回鄉只在邸舍中溫習經史光陰荏苒又
逢着上元燈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子巷
中一看可憐景物依然只是少箇人在目前悶悶歸

房因誦秦少游學士所作生查子詞云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也病視

舜美無情無緒、洒淚而歸、慚愧物是人非、悵然絕望、立誓終身不娶、以荅素香之情、在杭州倏忽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赴鹿鳴宴、罷馳書歸報、父母親友賀者、填門數日、後將帶琴劍書箱上京、會試、一路風行露宿、舟次鎮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移舟傍岬、少待風息、其風數日不止、只得停泊、

入士大夫
入悲成

在彼且說劉素香在大慈菴中，荏苒首尾三載，是夜忽夢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恍然驚覺，汗流如雨，自思平素未嘗如此，真是奇怪，不言與師知道。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心中好生不快。遂散步獨行，沿江閒看，行至一松竹林中，中有小菴，題曰大慈之菴，清雅可愛。趨身入內，菴主出迎，拉至中堂，供茶也是天使其然。劉素香向牕楞中一看，誠得目睜口呆，宛如酒醒夢覺。尼師忽入，換茶素香，乃具道其由。尼師出問曰：相公莫非越州張秀才乎？舜美駭然曰：僕與吾師素昧平生，何緣垂識？尼師又問曰：曾娶妻

否、舜、美、歎、歎、淚、下、乃、應、曰、會、有、妻、劉、氏、素、香、因、三、載、
前、元、宵、夜、觀、燈、失、去、未、知、存、亡、下、落、今、僕、雖、不、才、得、
中、解、元、便、到、京、得、進、士、終、身、亦、誓、不、再、娶、也、師、遂、呼、
女、子、出、見、兩、箇、抱、頭、慟、哭、多、時、收、淚、而、言、曰、不、意、今、
生、再、得、相、見、悲、喜、交、集、拜、謝、老、尼、乃、沐、浴、更、衣、詣、大、
士、前、焚、香、百、拜、次、以、白、金、百、兩、段、絹、二、端、奉、師、尼、爲、
壽、兩、下、相、別、雙、雙、下、舟、真、箇、似、缺、月、重、圓、斷、絃、再、續、
大、喜、不、勝、一、路、至、京、連、科、進、士、除、授、福、建、興、化、府、莆、
田、縣、尹、謝、恩、回、鄉、路、經、鎮、江、二、人、復、訪、大、慈、菴、贈、尼、
師、金、一、笏、回、至、杭、州、逕、到、十、官、子、巷、投、帖、拜、望、劉、公、

看見車馬臨門，大紅帖子上寫着小婿張舜美，只道誤投了。正待推辭，只見少年夫婦都穿着朝廷命服，雙雙拜於庭下。父母兄嫂見之大驚，悲喜交集。丈母道：「因元宵失却我兒，聞知投水身死，我們苦得死而復生，不意今日再得相會，況得此佳婿，劉門之幸，乃大排筵會作賀數日。」令小英隨去。二人別了丈人丈母，到家見了父母，舜美告知前事，令妻出拜公姑。張公張母大喜，過望，作宴慶賀不數日，同妻別父母上任去訖。久後舜美官至天官侍郎，子孫貴盛，有詩爲

證

周別二年死復生
今宵然燭頻頻照

潤州城下念多情
笑眼相看分外明

第二十三卷



一頁巧居藤水厄
一樹海民噴深淵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鰲山。綵結
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衢風月。
繡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歇。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捲。
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這一首詞名傳言玉女乃胡浩然先生所作道君皇

帝朝宣和末元宵最盛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車
駕幸五嶽觀煖祥池每常駕出有紅紗貼金燭籠二
百對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執紅紗珠

玲燈籠至晚還內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唱隨
竿媚來御輦旋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鵝鵲旋又
謂踏五花兒則輦官有賞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
赴露臺下十五日駕幸上清宮至晚還內上元後一
日進早膳訖車駕登門捲簾御座臨軒宣百姓先到
門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紅袍獨坐左右侍近簾外金
扇執事之人須曳下簾則樂作縱萬姓遊賞華燈寶
燭月色光輝霏霏融融照耀遠邇至三鼓樓上以小
紅紗燈綠索而至半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當時御製
夾鍾宮小重山詞道

羅綺生香嬌豔呈金蓮開陸海繞都城寶輿四望
翠峰青東風急吹下半天星○萬井賀昇平行歌
花滿路月隨人紗籠一點御燈明簫韶遠高晏在
蓬瀛

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只在東京看這元宵誰知時
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那燕山元宵却如何

雖居北地也重元宵未聞鼓樂喧天只聽胡笳聒
耳家家點起應無陸地金蓮處處安排那得玉梅
雪柳小番鬢邊挑大蒜岐婆頭上帶生蔥漢兒誰
負一張琴女們盡敲三棒鼓

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製造到巳酉歲方成次第當年那燕山裝那熬山也賞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觀看這個官人本身是肅王府使臣在貴妃位掌牋奏姓楊雙名思溫排行第五呼爲楊五官人因靖康年間流寓在燕山猶幸相逢姨夫張二官人在燕山開客店遂寓居焉楊思溫無可活計每日肆前與人寫文字得些胡亂度日忽值元宵見街上的人皆去看燈姨夫也來邀思溫看燈同去消遣旅况思溫情緒索然辭姨夫道看了東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間元宵姨夫自穩便先去思溫少刻追陪張二官人先去

了。揚思溫挨到黃昏，聽得街上喧鬧，靜坐不過，只得也出門來看。燕山元宵，但見

蓮燈燦爛，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駢闐，便是列成王母隊，一輪明月嬋娟照，半是京華流寓人。

見街上往來遊人無數，思溫行至昊天寺前，只見真金身鑄五十三叅，銅打成旛竿十丈，上有金書勅賜吳山憫忠禪寺。思溫入寺看時，佛殿兩廡盡皆點照。信步行到羅漢堂，乃渾金鑄成五百尊阿羅漢入這羅漢堂，有一行者，立在佛座前，化香油錢。道諸位看燈檀越，布施燈油之資，祝延福壽。思溫聽其話音，類

漢水洪圖
東京字打
勳州

東京人問行者道：「叅頭仙鄉何處？」行者答言：「某乃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間，後爲行者，請官人坐於堦上，閒話則個。」思溫坐堦上，正看來，徃遊人觀簇婦人前，遮後擁，入羅漢堂來。內中一個婦人與思溫四目相盼，思溫觀這婦人打扮，好似東京人，但見輕盈體態，秋水精神，四珠環勝，內家粧，一字冠成，宮裏樣，未改宣和粧束，猶存帝里風流。

思溫認得是故鄉之人，感慨情懷，悶悶不已，因而困倦，假寐片時。那行者叫得醒來，開眼看時，不見那婦人，揚思溫嗟呀道：「我却待等他出來，恐有親戚在其。」

問相認則個又挫過了。對行者道：「適來入院尋文，何在行者道：「婦女們施些錢去了。臨行道：「今夜且歸。明日再來做些功德。追薦親戚則個。官人莫問。明日却來相候不妨。」思溫見說也，施些油錢與行者相辭了。離羅漢院，遠寺尋遍，忽見僧堂壁上留題小詞一首，名浪淘沙。

盡日倚危欄，觸目凄然。乘高望處是居延，忍聽樓頭吹畫角，雪滿長川。○荏苒又經年，暗想南園。與民同樂午門前，僧院猶存宣政字，不見紫山。

楊思溫看罷留題，情緒不樂，歸來店中，一夜睡不著。

已到天明起來，當日無話得說，至晚分付姨夫欲往
昊天寺尋肝夜的婦人，走到大街上，人稠物穢，正是
熱鬧正行之間，忽然起一陣雷聲，思溫恐下雨，驚而
欲回，擡頭看時，只見

銀漢現一輪明月，天街點萬盞華燈，寶燭燒空，香
風拂地。

仔細看時，却見四圍人從，擁著一輪大車，從西而來，
車聲動地，跟隨番官，有數十人，但見

呵殿喧天，儀仗塞路，前而列十五對紅紗照道，燭
焰爭輝，兩下擺二十柄畫桿金鎗，寶光交際，香車

似箭侍從如雲

車後有侍女數人，其中有一婦女穿紫者，腰佩銀魚，手持淨巾，以帛擁項。思溫於月光之下，仔細看時，好似哥哥國信所掌儀韓思厚妻嫂嫂鄭夫人。意娘這鄭夫人原是喬貴妃養女，嫁得韓掌儀，與思溫都是同里人，遂結拜爲表兄弟。思溫呼意娘爲嫂嫂，自後睽離不復相問。著紫的婦人見思溫，四目相覷，不敢公然招呼。思溫隨從車子到燕市秦樓住下，車盡入其中，貴人上樓去，番官人從樓下坐。原來秦樓最廣大，便似東京白樊樓一般，樓上有六十個閣兒，下面

散鋪七八十副卓凳當夜賣酒合堂熱鬧楊思溫等
那貴家人酒肆去秦樓裏面坐地叫過賣至前那人
見了思溫便拜思溫扶起道休拜打一認時却是東
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兒思溫甚喜就教三兒坐三兒
再三不敢思溫道彼此都是京師人就是他鄉遇故
知同坐不妨唱喏了方坐思溫取出五兩銀子與過
賣分付收了銀子好好供奉數品葷素酒菜上來與
三兒一面喫酒說話三兒道自丁未年至此拘在金
吾宅作奴僕後來鼎建秦樓爲思舊日樊樓過賣乃
日納買工錢八十故在此做過賣幸與官人會面正

說話間忽聽得一派樂聲。思溫道：何處動樂？三兒道：便是適來貴人上樓飲酒的。韓國夫人宅眷。思溫問韓國夫人：事體。三兒道：這夫人極是照顧人。常常夜間將帶宅眷來此飲酒。和養娘各坐。三兒常上樓供過伏事。常得夫人賞賜錢鈔使用。思溫又問三兒：適間路邊遇韓國夫人車後宅眷叢裡有一婦人，似我嫂嫂。鄭夫人不知是否？三兒道：卽要復官人。三兒每上樓供過衆宅眷時，常見夫人。又恐不是，不敢廝認。思溫遂告三兒道：我有件事相煩你。你如今上樓供過韓國夫人宅眷時，就尋鄭夫人做我傳語道：我在

樓下專候夫人下來問哥哥詳細三兒應命上樓去
思溫就座上等一時只見三兒下樓以指住下唇思
溫曉得京師人市語恁地乃了事也思溫問事如何
三兒道：上樓得見鄭夫人說道：五官人在下面等夫
人下來問哥哥消息夫人聽得便垂淚道：叔叔原來
也在這里傳與五官人少刻便下樓自與叔叔說話
思溫謝了三兒打發酒錢乃出泰樓門前竚立懸望
不多時只見祇候人從入去少刻番官人從簇擁一
輛車子出來思溫候車子過後面宅眷也出來見紫
衣佩銀魚項纏羅帕婦女便是嫂嫂思溫進前共嫂

嫂叙禮畢遂問道嫂嫂因何與哥哥相別在此鄭夫
人搵淚道妾自靖康之冬與兄賃舟下淮楚將至盱
胎一箭穿駕手刀中稍公妾有樂昌破鏡之憂汝
兄縲紲纏身之苦爲虜所掠其曾撒八太尉相逼
我義不受辱爲其執虜至燕山撒八太尉恨妾不從
見妾骨瘦如柴遂鬻妾身於祖氏之家後知是娼戶
自思是品官妻命官女生如蘇小卿何榮死如孟姜
女何辱暗抽裙帶自縊梁間被人得知將妾救了撒
八太尉妻韓夫人聞而憐我亟令救命留我隨侍項
上瘡痕至今未愈是故項纏羅帕倉皇別良人不知

叙一段相
述何異夢
境

女往新得良人音耗當時更衣遁走今在金陵復還
舊職至今四載未忍重婚妾燃香煉頂問卜求神望
金陵之有路脫生計以無門今從韓國夫人至此遊
宴既爲奴僕之軀不敢久語叔叔叮嚀驀遇江南人
情教傳個音信揚思溫欲待再問其詳俄有番官手
持八稜抽攘向思溫道我家奴婢更夜之間怎敢引
誘拏起抽攘迎臉便打思溫一見來打連忙急走那
番官脚躡行遲趕不上走得脫一身冷汗慌忙歸到
姨夫客店張二官見思溫走回喘吁吁也問道做甚
麼直恁慌張思溫將前事一一告訴張二官見說嗟

呀不已安排三杯與思溫囉索思溫想起哥哥韓忠
翊嫂嫂鄭夫人那里喫得酒下愁悶中過了元宵又
是三月張二官向思溫道我出去兩三日卽歸你與
我照管店裏則個思溫問出去何幹張二官人道今
兩國通和奉使至維陽買些貨物便回楊思溫見姨
夫張二官出去獨自無聊晝長春困散步大街至秦
樓入樓閒望一晌乃見一過賣至前唱喏便叫楊五
官思溫看時好生面熟却又不是陳三是誰過賣道
男女東京寓仙酒樓過賣小玉前時陳三兒被左金
吾叫去不令出來思溫不見三兒在秦樓心下越悶

胡乱買些點心喫，便問小王道：前次上元夜，韓國夫人來此飲酒，不知你識韓國夫人住處麼？小王道：男女也曾問他府中來，道是天王寺後說猶未了。思溫擡頭一看，壁上留題墨跡未乾，仔細讀之，題道：目擊韓思厚舟發金陵，過黃天蕩，因感亡妻鄭氏，船中作相弔之詞，名御堦行。

合和朱粉千餘檢，一個觀音樣。大都却似兩三分，少付玲瓏五臟等。待黃昏尋好夢，底終夜空勞攘。○香魂媚魄知何往，料只在船兒上。無言倚定小門兒，獨對滔滔雪浪。若將愁淚還做水，算幾個

楊思溫讀罷駭然魂不附體題筆正是哥哥韓思厚
恁地是嫂嫂沒了我正月十五日秦樓親見共我說
話道在韓國夫人宅爲侍妾今却沒了這事難明驚
疑未決遂問小正道墨跡未乾題筆人何在小王道
不知如今兩國通和奉使至此在本道館驛安歇適
來四五人來此飲酒遂寫於此說話的錯說了使命
入國豈有出來閒走買酒喫之理按夷堅志載那時
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當日是三月十
五日楊思溫問本道館在何處小王道在城南思溫

還了酒錢下樓急去本道館尋韓思厚到得館道只見蘇許二掌儀在館門前閒看二人都是舊日相識認得思溫近前唱喏還禮畢問道楊兄何來思溫道特來尋哥哥韓掌儀二人道在裏面會文字容入去喚他出來二人遂入去叫韓掌儀出到館前思溫一見韓掌儀連忙下拜一悲一喜便是他鄉遇契友燕山逢故人思溫問思厚嫂嫂安樂思厚聽得說兩行淚下告訴道自靖康之冬與汝嫂顧船將下淮楚路至盱眙不幸箭穿篙手刀中稍公爾嫂嫂有樂昌破鏡之憂兄被縲紲纏身之苦我被虜執於野寨夜至

三鼓以苦告得脫然亦不知爾嫂嫂存亡後有僕人
周義伏在草中見爾嫂被虜撒入太尉所逼爾嫂義
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我後奔走行在復還舊職思
溫問道此事還是哥哥目擊否思厚道此事周義親
自報我思溫道只恐不死今歲元宵我親見嫂嫂同
韓國夫人出遊宴於秦樓思溫使陳三兒上樓寄信
下樓與思溫相見所說事體前面與哥哥一同也說
道哥哥復還舊職到今四載未忍重婚思厚聽得說
理會不下思溫道容易決其死生何不同往天王寺
後韓國夫人宅前打聽問個明白思厚道也說得是

乃入館中分付同事帶當直隨後二人同行條忽之間走至天王寺後一路上悄無人跡只見一所空宅門生蛛網戶積塵埃荒草盈塔綠苔滿地鎖著大門楊思溫道多是後門沿牆且行數十步牆邊只有一家見一個老兒在裏面打絲線向前唱喏道老丈借問韓國夫人宅那里進去老兒稟性躁暴舉止粗疎全不采人二人再四問他只推不知頃間忽有一老嫗提著飯籃口中喃喃埋冤然暢那大伯二人遂與婆婆唱喏婆子還個高福語音類東京人二人問韓國夫人宅在那里婆子正待說大伯又埋怨多口婆

子不管大伯向二人道媳婦是東京人大伯是山東
拘蛮老媳婦沒興嫁得此畜生全不曉事逐日送些
茶飯嫌好道歹且是得人憎便做到官人問句話就
說何妨那大伯口中又嘵嘵的不住婆子不管他向
二人道韓國夫人宅前面鎖著空宅便是二人喫一
驚問韓夫人何在婆子道韓夫人前年化去了他家
搬移別處韓夫人埋花園內官人不信時媳婦同
去看一看好麼大伯又說莫得人去官府知道引惹
事端帶累我婆子不采同二人便行路上就問韓國
夫人宅內有鄭義娘今在否婆子便道官人不是信

國所韓掌儀名思厚。這官人不是楊五官。名思溫。麼
二人大驚。問婆婆如何得知。婆子道：媳婦見鄭夫人
說思厚。又問婆婆如何認得拙妻。今在甚處。婆婆道
二年前時有撒入太尉。曾於此宅安下。其妻韓國夫
人崔氏仁慈恤物。極不可得。常喚媳婦入宅。見夫人
說撒入太尉。自肝貽掠得一婦人性。姓鄭。小字義娘。甚
為太尉所喜。義娘誓不受辱。自刎而死。夫人憫其貞
節。與火化。收骨盛匣。以後韓夫人死。因隨葬在此園
內。雖死者與活人無異。媳婦入園內。去常見鄭夫人
出來。初時也有些怕。夫人道：婆婆莫怕。不來損害。婆

妾有些衷由聞告訖則偁夫人說道是京師人姓鄭名義娘幼年進入喬貴妃位做養女後出嫁忠烈郎韓思厚有結義叔叔楊五官名思溫一一與老媳婦說又說肝胎事跡丈夫見在金陵爲官我爲他守節而亡尋常陰雨時我多入園中與夫人相見閒話官人要問仔細見了自知三人走到適來鎖著的大宅婆娑踰牆而入二人隨後也入裏面去只見打鬼淨淨的一座敗落花園三人行步間滿地殘英芳草詩訪婦人全沒踪跡正面三間大堂堂上有個屏風上面山水乃郭熙所作思厚正看之間忽然見壁上有

數行字思厚細看字體柔弱全似鄭義娘夫人所作
看了大喜道五弟嫂嫂只在此間思溫問如何見得
思厚打一看看看其筆跡乃一詞詞名好事近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憐腸斷黃
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
同歸鴈赴江南春色

後寫道季春望後一日作二人讀罷道嫂嫂只今日
寫來可煞驚人行至側首有一座樓二人共婆婆扶
著欄杆登樓至樓上又有巨屏一座字體如前寫著
憶良人一篇歌曰

孤雲落日春雲低

良人官宦羈天涯

東風蝴蝶相交飛

對景令人益慘悽

盡日望郎郎不至

素管香肌轉憔悴

滿眼韶華似酒濃

花落庭前鳥聲碎

孤幃悄悄夜迢迢

漏盡燈殘香已銷

鞦韆院落久停戲

雙懸彩索空搖搖

眉兮眉兮春黛蹙

淚兮淚兮常滿樹

無言獨步上危樓

倚遍欄杆十二曲

荏苒流光疾似梭

滔滔逝水無迴波

良人一去不復返

紅顏欲老將如何

韓思厚讀罷，以手拊壁而言：「我妻不幸爲人驅虜，正看之間，忽聽楊思溫急道：『嫂嫂來也。』思厚回頭看時，見一婦人項擁香羅而來。思溫仔細認時，正是秦樓見的嫂嫂。那婆婆也道：『夫人來了。』三人大驚，急走下樓來。素早轉身，入後堂左廊下，趨入一閣子內去。二人驚懼，婆婆道：『既已到此，可同去閣子裏看。』一看，婆子引二人到閣前，只見關著閣子門，門上有牌面寫道：『韓國夫人影堂。』婆子推開榻子，三人入閣子中看時，却是安排供養著一個牌位，上寫著「正室韓國夫人之位」。側邊有一軸畫，是義娘也。牌位上寫著侍妾

鄭義娘之位面前供卓塵埃尺滿韓思厚看見影神
上衣服容貌與思溫元夜所見的無二韓思厚淚下
如雨婆子道夫人骨匣只在卓下夫人常提起教媳
婦看是箇黑漆匣有兩箇鑰石環兒每遍提起夫人
須哭一番和我道我與丈夫守節喪身死而無怨思
厚聽得說乃懇婆子同揭起磚取骨匣歸葬金陵當
得厚謝婆婆道不妨三人同掇起供卓揭起花磚去
掇匣子用力掇之不能得起越掇越牢思溫急止二
人莫掇莫掇哥哥須曉得嫂嫂通靈今既取去也要
成禮且出此間備些祭儀作文以白嫂嫂取之方可

韓思厚道也說得是三人再踰牆而去到打線婆婆家令僕人張謹買下酒脯香燭之物就婆婆家做祭文等至天明一同婆婆僕人搬葦祭物踰牆而入在韓國夫人影堂內鋪排供養訖等至三更前後香燭燭盡盃盤零落星宿渡河漢之候酌酒奠饗三奠已畢思厚當靈筵下披讀祭文讀罷流淚如傾把祭文同紙錢燒化忽然起一陣狂風這風吹得燭有光以無光燈欲滅而不滅三人渾身汗顫風過處聽得一陣哭聲風定燭明三人看時燭光之下見一婦女媚臉如花香肌似玉項纏羅帕步蹙金蓮歛袂向前道

聲叔叔萬福二人大驚叙禮韓思厚執手向前哽咽
流淚哭罷鄭夫人向著思厚道昨者肝胎之事我夫
今已明矣只今元夜秦樓與叔叔相逢不得盡訴衷
曲當時妾若貪生必須玷辱我夫幸而全君清德若
瑾瑜棄妾性命如土茶致有今日生死之隔終天之
恨說罷又哭一次婆婆勸道休哭且理會遷骨之事
鄭夫人收哭而坐三人進些飲饌夫人畧餐些氣味
思溫問元夜秦樓下相逢嫂嫂爲韓國夫人宅眷車
後許多人是人思鄭夫人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
今日之世人鬼相雜當時隨車皆非人也思厚道賢

再三不肯
所以堅夫
之志也然
見情字附
何我

妻爲吾守節而亡，我當終身不娶，以報賢妻之德。今願遷賢妻之香骨，共歸金陵可乎？夫人不從道。婆婆與叔叔在此，聽奴說。今蒙賢夫念妾孤魂在此，豈不願歸從夫？然須得常常看我，庶幾此情不隔。冥漠倘若再娶，必不我顧，則不如不去爲強。三人再三力勸夫人，只是不肯。向思溫道：叔叔，豈不知你哥哥心性，我在生之時，他風流性格，難以拘管。今妾已作故人，若隨他去，憐新棄舊，必然之理。思溫再勸道：嫂嫂聽思溫說，哥哥今來不比往日，感嫂嫂貞節而亡，決不再娶。今哥哥來取，安忍不隨回去？願從思溫之言。夫

人向二人道謝叔叔如此苦苦相勸若我夫果不昧心願以一言爲誓卽當從命說罷思厚以酒灑地爲誓若負前言在路盜賊殺戮在水巨浪覆舟夫入急止思厚且住且住不必如此發誓我夫旣不重娶願叔叔爲證見道罷忽地又起一陣香風香過遂不見了夫人三人大驚訝復添上燈燭去供卓底下揭起花磚款款掇起匣子全不費力收拾踰牆而出至打雜婆婆家次晚以白銀三兩謝了婆婆又以黃金十兩贈與思溫思溫再辭方受思厚別了思溫同僕人張謹帶骨匣歸本驛俟月餘方得回書令奉使歸思

溫將酒餞別再三叮嚀哥哥無忘嫂嫂之言思厚同
一行人從負夫人骨匣出燕山豐宜門取路而歸月
餘方抵盱眙思厚到驛中歇泊忽一人唱喏便拜思
厚看時乃是舊僕人周義今來謝天地在此做個驛
子遂引思厚入房只見掛一幅影畫畫著個婦人又
有牌位兒上寫著亡主母鄭夫人之位思厚怪而問
之周義道夫人貞節爲官人而死周義親見怎的不
供奉夫人思厚因把燕山韓夫人宅中事從頭說與
周義取出匣子教周義看了周義展拜啼哭思厚是
夜與周義抵足而臥至次日天曉周義與思厚道舊

日二十餘口。今則惟影是伴。情愿伏事官人去金陵。思厚從其請。將帶周義歸金陵。思厚至本所。將回文呈納。周義隨着思厚卜地於燕山之側。備禮埋葬。夫。人骨匣畢。思厚不勝悲感。三日一詣墳所。饗祭。至墓方歸。遂令周義守墳塋。忽一日。蘇掌儀許掌儀說金陵土星觀觀主劉金壇。雖是個女道士。德行清高。何不同往觀中。做些功德。追薦令政。思厚依從。選日。同蘇許二人到土星觀來訪劉金壇時。你說怎生打扮。但見

頂天青巾。執象牙簡。穿白羅袍。著翡翠履。不施先

粉分明是梅萼凝霜淡竚精神彷彿如蓮花出水
儀容絕世標致非凡

思厚一見神魂散亂目睜口呆叙禮畢金壇分付一
面安排做九幽醮且請衆官到裏面看靈芝三人同
入去過三清殿翠華軒從八卦壇房內轉入絳綃館
原來靈芝在絳綃館衆人去看了靈芝惟思厚獨入金
壇房內閒看但見明窗淨几鋪陳玩物簪素上文房
四寶壓紙界方下露出些紙信手取看時是一幅詞
上寫著浣溪沙

標致清高不染塵星冠雲鬢紫霞裙門掩斜陽無

詞似陳妙
當想足會
都則如此

一事撫琵琶。○虛館幽花偏惹恨。小窗閒月最清
魂。此際得教還俗去。謝天尊。

韓思厚初觀金壇之貌。已動私情。後觀紙上之詞。左
增愛念。乃作一詞名西江月。詞道

玉貌何勞朱粉。江梅豈類羣花。終朝隱几論黃芽。
不顧花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頭經掛。南華
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許彩鸞同跨。

拍手高唱此詞。金壇變色焦躁。說是何道理。欺我孤
弱。亂我觀宇。命人取轎來。我自去見恩官。與你理會。
蘇許二人再四勸住。金壇不允。韓思厚就懷中取出

金壇所作之詞教衆人看說觀主不必焦躁這個詞兒是誰做的說得金壇安身無地把怒色都變做笑容安排筵席請衆官共坐飲酒作樂都不管做功德追薦之事酒闌二人各有其情甚相愛慕盡醉而散這劉金壇原是東京人丈夫是樞密院馮六承旨因靖康年間同妻劉氏雇舟避難來金陵去淮水上馮六承旨被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劉氏發愿就土星觀出家追薦丈夫朝野知名差做觀主此後韓思厚時常往來劉金壇處忽一日蘇許二掌儀釀金備禮在觀中請劉金壇韓思厚酒至數巡蘇許二人把盞勸

思厚與金壇道哥哥既與金壇相愛乃是宿世因緣
今外議藉藉不當穩便何不還了俗用禮通媒娶爲
嫂嫂豈不美哉思厚金壇從其言金壇以錢買人告
還俗思厚選日下定娶歸成親一個也不追薦丈夫
一個也不看顧墳墓倚窗攜手惆悵論心成親數日
看墳周義不見韓官人來上墳自詣宅前探聽消息
見當直在門前問道官人因甚這幾日不來墳上當
直道官人娶了土星說劉金壇做了孺人無工夫上
墳周義是北人性直聽說氣忿忿地恰好撞見思厚
出來周義唱喏畢便著言語道官人你好負義鄭夫

古今小言
人爲你守節喪身你怎下得別娶孀人一頭罵一頭
哭夫人韓思厚與劉金壇新婚恐不好看囑教當直
們打出周義周義悶悶不已先歸墳所當日是清明
周義去夫人墳前哭著告訴許多是夜睡至三更鄰
夫人叫周義道你韓掌儀在那里住周義把思厚辜
恩負義娶劉氏事一一告訴他一番如今在三十六
丈街住夫人自去尋他理會夫人道我去尋他周義
夢中驚覺一身冷汗且說那思厚共劉氏新婚歡愛
日下置酒賞飯正飲酒間只見劉氏柳眉剔豎星眼
圓睜以手摔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虧我還我命來

身是劉氏語音是婦夫人的聲氣說得思厚無計可施道告賢妻饒恕那里肯放正擺撥不下忽報蘇許二掌儀步月而來望思厚見劉氏摔住思厚不放二人解脫得手思厚急走出與蘇許二人商議請笮橋鐵索觀朱法官來救治即時遣張謹請到朱法官法官見了劉氏道此冤抑不可治之只好勸諭劉氏自用手打擗其口與臉上哭著告訴法官以燕山踪跡又道望法官慈悲做主朱法官再三勸道當做功德追薦超生如堅執不聽冒犯天條劉氏見說哭謝法官奴奴且退少刻劉氏方甦法官書符與劉氏喫又

貼符房門上。法官辭去。當夜無事。次日思厚賞香紙
詣筮橋謝法官。方坐下。家中人來報說。孺人又中惡。
思厚再告法官同往家中救治。法官云。若要除根好
時。須將燕山墳發掘。取其骨匣棄於長江。方可無事。
思厚只得依從所說。募土工人等。同往掘開墳墓。取
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自此劉氏安
然。恁地時。負心的無天理。報應豈有此理。思厚負了
鄭義娘。劉金壇負了馮六承。至紹興十一年。車駕
幸錢塘。官民百姓皆從。思厚亦挈家離金陵。到於鎮
江。思厚因想金山勝景。乃賃舟同妻劉氏江岸下船。

行到江心忽聽得舟人唱好事近詞道是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憐腸斷黃昏時節○倚門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同歸鴈趁江南春色

思厚審聽所歌之詞乃燕山韓國夫人鄭氏義娘題屏風者大驚遂問稍公此曲得自何人稍公答曰近有使命入國至燕山滿城皆唱此詞乃一打線婆自韓國夫人宅中屏上錄出來的說是江南一官人渾家姓鄭名義娘因貞節而死後來鄭夫人丈夫私挈其骨歸江南此詞傳播中外思厚聽得說如萬及

攢心眼中淚下，須臾之間，忽見江中風浪俱生，烟濤
竝起，異魚出沒，怪獸掀波，見水上一人，波心湧出，頂
萬字巾，把手揪劉氏雲鬢，擲入水中，侍妾高聲喊叫，
孺人落水，急喚思厚，救救那里，救得俄頃，又見一婦
人，項纏羅帕，雙眼圓睜，以手捽思厚，拽入波心而死。
舟人欲救，不能遂，惆悵而歸，歎古今負義人皆如此，
乃傳之於人，詩曰：

一負馮君罹水厄

一虧鄭氏喪深淵

宛如孝女尋尸死

不若三閭爲主愆